

不斷延伸地深藍

我會是海嗎？我可以是海嗎？不往遠處擴展，而是向下，不斷地深入，貼緊地心，在那個從深藍到近墨般的濃稠酷寒裡凍結，直到有天地球揪緊了自己的心臟，我會由極冷瞬間向上，隨著炙熱的岩漿噴發，在破出海平面的那刻蒸散成雲，於天空中飛翔，直到承受不了自己的重量時便又墜落，墜落至海底，遠離光、遠離一切色彩，靜靜等待下次飛揚，如是往返。

我記得自己第一次的落水。約莫六歲的我在泳池邊滑倒，旁邊站著我的二姐，那時母親站在遠方的櫃台和人聊著天，鄉下地方的泳池幾乎沒有人，看見一個六歲小孩落水的，除了另一雙十歲小孩的眼睛之外再無其他。我用平躺般的姿勢入水，後腦勺奇蹟似的沒有撞到池畔，那時先是一陣冰涼，然後世界像被切換了另一套音頻，原本環繞在周遭的聲音被剝除，我在水裡聽見最多的，是我吞嚥的聲音、是我眼皮眨動的細微剝裂聲、是我心臟因緊張半帶著興奮而急速跳動的聲音，我本身成了水底世界的巨大音響，甚或我擺動手腳時，流經我皮膚的水流聲，我也難以分清那是不是我血液流動的放大。我毫不費力的從水中央浮起，看見二姐正轉身喊著母親，她焦急的衝過來將我拉回池邊，一陣混亂中，我沒有機會告訴母親，其實我並沒有呼吸困難，我覺得在水底好好玩，就像風突然擁有實體，它撐托住我，而我飛了起來。當我還在池水中央，看著母親因慌張而變形的臉孔，我突然有想要重新蹲伏入水的衝動，但我沒有，只是任由母親拉著我，我的開心迅速被母親驚惶的悲傷感染，於是我哭了起來。在那個六歲夏天之後，無論上過幾堂游泳課，我總是學不會游泳，連高中二十五公尺的游泳考試，我都是憋著一口氣、用力踢蹬池邊，拼命揮動雙手雙腳才通過的。我都跟別人說，我很怕水呀。直到我遠離那個夏天近二十年之後，終於學會游泳的我才開始思考，我究竟是怕水，還是怕母親臉上那份恐懼分離的哀傷。

「我很怕他傷害你們，他是山地人，力氣大。」

那幾年的情景是這樣子的。哥哥和姊姊正值青春期的，常常為了極其無聊的小事吵鬧起來，如果父親在家，他便會試圖勸解。「關你屁事！」被孩子拒絕在外的父親成為最憤怒的那一個腳色，三人拉拉扯扯，互相磨練將語言操演成刀刃的技巧，而母親會在外圍打轉，最後將自己化為一陣高頻的吶喊，那是小小的她唯一能夠穿透這一切的武器。她達成了停止吵架的目的，但也開始失控，她會又哭又叫的在地上打滾，吵架的眾人轉而成為試圖安撫母親的眾人。一再一再地重演，宛若邏輯嚴密的數學公式，直到最後一次，那鮮明而戲劇化的過程像場刻意經營的舞台劇，而我是唯一在場見證的觀眾，以及，太過入戲的臨時演員。

哭泣和尖叫。一個女人在地上打滾。「拜託你，這麼大聲，外面的人會聽見。」一個男人焦急，試圖用手捂住女人的嘴巴，無奈女人動的激烈，那雙長年在外騎

摩托車奔走的黑色雙手在夜間游離，構不住因翻滾著而模糊一片的魅影，男人的神色由不安轉為憤怒，他高舉右手，遮掩掉女人臉上已為數不多的昏黃燈光，手起手落，咚咚兩聲，一下是肉與肉的撞擊，一下是後腦杓與地板相碰的聲音，女人安靜下來，他們最年幼的孩子呆站在一旁，直到整個空間內只剩下三個人各自的鼻息時，孩子才連忙翻找出女人慣用的卡式錄音機，按下播放鍵。「南無喝囉怛那哆囉.....。」女人常對孩子說，大悲咒有助於她安定心神。於是孩子做了他所能想像到，唯一能做到的事以後，便慌慌張張的逃離現場，逃離這個在當時他還不能理解的畫面，隔天一早，孩子起床，依舊前往小學二年級的班級上課，在午睡的時候，他閉上眼睛，黑暗喚起了他昨晚的記憶，整整一學期，孩子在午睡時分都會重返那個夜晚，成為那個在一旁發呆流淚的孩子。

父親終於失手打了母親以後，現實裡的鬧劇停擺，劇場轉移至我午睡的腦海裡上演。等到母親不再發作，我問她知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樣？母親告訴我她害怕失去我們，從此我開始討厭父親，因為父親可能會讓母親失去孩子，而母親的這份不安，同樣會讓孩子有失去母親的可能。母親將分離的恐懼完美的演繹，她讓我看見一個人與自己的思緒分離後會成為的樣子，她成為分離本身，而我在不懂分離為何物之前，就先用小小的身體刻進了分離的模樣。

若生命都要去追溯某種起源，我想我真正的第一次落水，應該是受精的卵子在子宮著床以後，圍繞最初那小小的我增生著的羊水。當羊水終於將我包裹起來，那些準備分裂成口鼻的部分細胞，是否也會有聲細微的輕嘆亦或驚呼？從小到大，我聽了無數次母親描述我在她肚子裡的時候有多麼搞怪，她說她可以感受到我在裏頭踢蹬著雙腳，在她肚腹內自成一格的海洋裡翻身泅泳，果不其然，當我降生以後，全身最有力的部分就是腳，據說全家人全都挨過我用腳掌賞給他們的耳光，而我首次被母親放上學步車時，蹦一下就衝到了巷口的大馬路。「那時我嚇死啦，又好氣又好笑的。」每次說起這段回憶，母親都這麼結語。不知道是否受我的雙腳啟發，母親為我取了一個帶滿海洋意象的名字。我喜歡我母親說著她當年為我名字所設想的含意時的神情，我常覺得，全天下為自己孩子命名的母親都是詩人，她們用滿懷愛意的眼光凝視從自己身體分生的嬰兒，為這份仍十分脆弱、看似難以在這個艱困世界生存下來的新生許下祈願，將祈願安置在一個名字上，這名字會跟隨著孩子，成為詮釋孩子一生的意象。

母親，我的身體內是否潛伏著你。畢竟是你殷殷期待的捧著我的臉，賦予我一個完整的名姓，在我長大的過程裡，一次又一次的確保你對名字的期待。可是，那些值得被命名的事物，不是已代表著它們自身的獨特嗎？所有的詩人創生他們的詩，他們說詩擁有自己的生命。母親，你同不同意我擁有自己的生命？

柔軟的水、子宮，柔軟的擁抱。每個人由柔軟到堅毅的過程裡，各自容納包

覆和排除了不同的事物。我排行最小，在兄姊都離家的時候，我仍是個尚未堅毅的孩子，生活在我身邊的母親自然而然的納進我的體內，身為母親身邊唯一的傾訴對象，母親日日對我訴說著父親的不是，以及她被蹉跎的青春，我一同憤怒、一同憂傷，即使母親的歷史我從沒有機會參與，也與我無關，我只是靜靜地聽著，當她疲倦的鬆垂下肩膀，不再說話時，我便上前擁抱住她，將耳朵緊緊貼住母親的肚皮時，我聽見水流的聲音，在那段時光裡，那是我最接近水，又不會導致窒息的時刻。

為了避免與母親分離，我開始將父親分離出去，十歲的孩子對世界懂得太少，只能學習身邊最靠近自己的事物。母親恐懼，於是我學習恐懼，母親嘗試排除造成恐懼的威脅，我也照做，即使我根本不懂。等我再大一點，我才理解，原來父親也面對著被這世界分離出去的哀傷，此刻的我搜索關於父親的回憶，破碎以前的起源，最初，父親在我的腦海裡總是與母親一起出現，笑著，午後陽光燦爛，後來，當他打過母親以後，他便被我下意識的排除，我開始遠遠的凝視著父親，父親成了這個家庭的背景音，我看著從事保險業的他，用勵志書、理財書、一隻一百五的褐色圓形茶壺把自己包圍起來，不再和母親同床的他在家裡的角落裡築起屬於自己的圍城，一個人邊泡茶邊看著上百支他不曾使用過的茶壺。起初父親從事紡織業的工作，後來紡織業沒落，回到家的他看著四個孩子，轉而投入保險業，跑起業務，渴望比固定月薪更高的薪水。回家以後，面對妻子的拒絕、以及不善溝通的他導致孩子的拒絕，父親更加沉迷於出外，走進投保客戶的家裡，喝茶，觀看其他人的家庭生活。以抽取業務佣金為薪水的保險業的父親收入並不穩定，有時為了避免被免職的危機，還必須自己投注大量的金錢創造高業績的幻象。父親的茶壺越買越多，或許，那是他生命裡唯一能可靠累積的事物。這些，都是我許多年後才開始理解的事情。

過早容納母親的我，很久以後才發現自己的身體裡有母親，但那畢竟是不屬於我的憂傷。母親，我過晚察覺，以至於我開始試圖將你的部分排除以後，你迅速感覺到我的改變，我不再和你一起咒罵父親，對他冷顏以對。我將你的聲音從我的腦海內挑揀出來，放置在外以後，我才逐漸看見父親的樣子。過去我總遠遠遙望在圍城裡的父親，我開始朝那裡走去，漸漸像起父親的性格，喜歡外出、喜歡和朋友混在一起聊天，甚至近來還開始愛上喝茶。但你不習慣我新的樣子，覺得我變得陌生，或許，你習慣了從我身上聽見你自己的回音和共鳴，你並不習慣，原來我僅僅是我自己而已。

漂浮，翻身，手指間擦過耳朵再伸直，手掌向下壓時頭部浮出水面，呼吸。我驚訝的從水中站起，看見隔壁水道的母親自顧自的游著蛙式，一派輕鬆自在的樣子，完全沒有注意我。去年夏天，我突然冒出念頭，邀請母親一起去游泳，在更衣的時候，我笑著說自從六歲時溺水過後，我便學不會換氣。母親滿不在乎的

聳聳肩。「反正你現在比我高啦，進去游池裡，我會減頂，你還不會咧，不會換氣有差嗎？」我說，也是。於是我們各游各的，我放任自己漂浮，撥水，傾聽水裡的聲音，我依照些微對自由式的記憶，嘗試向前游泳和換氣，過去總是馬上吃一大口水的我竟然成功了，我站起身來，看著母親游泳的姿勢，突然想起六歲那年，其實我並不曾溺水，那時候的我，既不懂生，亦不懂死，我所懂得的，僅僅是我自己而已。曾經我以為是母親給我的名字賦予我此生的含意，但現在的我認為，名字不過是種提醒，提醒我所喜歡的事物，我用我的方式賦予名字本身的意象，我想成為海。在這個世界上，如果藍色象徵著悲傷，而延伸的深藍是母親的憂傷與不安，那麼我要容納這一切，或許該是我，承載著它，向天空散去，只有不停的深藍下去，吸納光、吸納天空的顏色，蘊含一切生的濃厚以後，才有飛揚的可能。

我並不曾將自己和父親混雜在一起，所以當我願意抬頭凝視父親，我想我便很快的理解了父親，從你的哀傷裡抽離開後，我也才更好的理解了您。我要盡可能地乘載我所能理解的一切哀傷，在最酷寒的地帶裡等候，等候成為天空的那個瞬間，親愛的，你願意抬頭看看風景，感受風颳過耳邊的聲音嗎？母親，我要走了。我要用我的身體告訴你，我可以這樣活著，我是如此決絕地拋棄你，從開始到結束，你一定都看在眼裡。當你開始將你體內的母親排除出去以後，我再回來，回來與你面對面，眼對眼，以凡人和凡人的身分說話。